

# 引蛇出洞朱季卿束手就擒

7

畅销小说



薛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从陷于地产纠纷的乔家大院起笔, 撕开旧城改造重重帷幕的一角, 揭示了儒雅精致的文化金陵无奈伤逝的复杂过程。文物存毁、古玩陷阱、民国逸事、预测学泛滥、盗版书操作等社会热点, 无不信手拈来, 妥帖融入人物命运之中。

本报选载小说其中一段, 重点讲述过去发生在乔家大院里的那些故事……

【上期回顾】

周明山依计行事, 第二天, 金陵城就盛传他被骗巨款以及赖账夜逃的事……

转机的出现, 比乔世钟预料的还要快。这日午后, 朱季卿就现身了。

原来这朱季卿, 在金陵城南钓鱼巷, 有一个相好的, 叫黄小大。这黄小大旧年在石坝街上颇红过一阵, 如今年近三旬, 渐有从良之心, 所以特地迁到钓鱼巷居住, 平素非熟客不见。在谋骗周明山银票之际, 朱季卿就打算好了, 这黄家家庭冷清, 正适合躲藏避风。

及至银票到手, 朱季卿便在北门桥下雇了一乘驴, 蹄声叩叩, 直驱水西门外大码头, 似乎要搭船远行的模样。待驴夫回头后, 他却返身进城, 在西水关内叫了一条船, 窝在船舱里, 沿着十里秦淮, 直溯东水关下船, 再钻冷巷转入钓鱼巷, 从后门进了黄家。他在船舱里已做好手脚, 把一万七千两银票塞在衣带夹层里, 只拿一张一千两的票子给黄小大看。那婊子见了偌大一张银票, 自然欢喜不迭, 从朱季卿那张瘦刀条的黄瓜脸上, 都看出几分气宇轩昂来, 当即按朱三爷的吩咐, 挂出免战牌, 把前后门都关死了, 打点起鱼色精神, 专门伺候这位贵宾。

第二日天方放亮, 朱季卿陡然惊醒, 到底放不得心, 便假说有个京师周客商, 与他在生意上有些纠葛, 不知会不会去县衙里啰嗦。那黄小大是风月场里滚大的人, 原晓得朱季卿是个穷鬼, 昨日见他摸出一千两银票, 便猜到来路不正, 此刻听他这样说, 心里早已明白了七八分, 遂吩咐自家亲兄弟到江宁县衙去打探消息, 又问明了周客商住的是南市楼, 让他一并去探望。那小子出去一趟, 喜孜孜跑回钓鱼巷, 把那些传闻一五一十地学说了。鸨儿得讯, 也就老实不客气, 吃罢中午饭, 叫婊子不要上床午睡, 立逼着朱季卿去把那一千两银票兑成现银, 以供花销。

朱季卿的意思, 为防意外, 总还要

捱两天才好, 经不起婊子软磨硬逼, 只得答应。但他又不放心把上千两的银票交到老鸨手里, 那可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的交易, 只好自己上钱庄去。

虽说钱庄的规矩是认票不认人, 可是朱季卿毕竟心虚, 不敢冒失, 出门前就选定了大中桥口的义昌源分号, 一则离这钓鱼巷不远, 可以速去速回, 二则这义昌源钱庄有北门桥乔家的股本, 他料想乔家顾着朱家的大面子, 不肯与他为难, 所以周明山才会当天就铩羽而逃, 因此他拿着银票去兑少量现银, 就更不至于找他的碴。

朱季卿是有见识的人, 晓得妓寨是个无底洞, 所以把银票拆开, 只肯兑出五十两现银, 拿十两去应付了鸨儿, 剩下四十两便都交给了黄小大保存。

可他没想到的是, 就为兑这五十两银子, 他的行踪已被人看在了眼里。义昌源各处分号, 都已得了乔二少的吩咐, 伙计送朱季卿出门, 暗下里尾随着, 看准他进了钓鱼巷黄家, 当即将这消息传回了饮水楼, 报与乔二少得知。

没出一天就有了朱季卿的确信, 乔二少和周明山都喜出望外。依周明山, 恨不能立马就去钓鱼巷黄家将朱季卿揪出来, 追赃究治。乔二少毕竟旁观者清, 他说妓寨是个难缠的地方, 老鸨无心狠手辣, 诡计多端, 万一朱季卿与之勾串, 必然多生枝节, 最好把他诱出妓寨, 才好处置。

乔二少便去了饮水楼, 将老茶房乔益叫到旁边, 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 让他到钓鱼巷黄家去传话。

乔益不敢怠慢, 即刻赶到钓鱼巷黄家, 敲开大门, 进了院子, 才说明自己是乔园饮水楼的伙计, 有急事来寻朱季卿朱三爷。朱季卿大惊失色, 急得想寻后门溜走。倒是黄小大有计较, 开导他说: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这乔益若是来寻你的晦气, 后门必然已有人把守。”朱季卿顿时醒悟, 想乔家若真是于他不利, 来寻他的就

不会是乔益, 而是衙役了。于是一本正经地整理了衣裳, 迎到前院里, 请乔益进房去说话。

乔益哪里肯进黄小大的闺房, 就立在当院里开讲, 说是莲花桥朱家大院, 昨日半夜里, 出了一桩奇事, 就是朱三爷住的那房中, 突然现出一团白光, 明亮照眼, 左右邻居先还以为是不慎走了水, 急起扑救, 才发现并非火光, 而是宝光, 荧荧惑惑, 一直亮到东天边露白。朱家弟兄子侄, 一向以为祖上世家豪门, 必然会在地下埋藏宝物, 只苦于不知在哪一处房里, 又不能当真拆了房子遍地开挖。如今虽在朱季卿房里出现, 祖上留下的宝藏, 却该是合族共有, 所以已经议定, 今晚若宝光再现, 不管朱季卿在与不在, 万万不可错过, 每房各出一人, 破门循光掘宝。因朱季卿三天两日泡在饮水园中, 朱家就派人到茶楼来说一声, 就算知会过他了。

朱季卿起先还在半信半疑, 及至听说朱家合族, 竟要强行上他房里掘宝, 顿时怒火上冲。他房里的宝藏, 自然是他这一房的祖宗所理, 与旁人有何相干? 况且这些人早已公然与他断绝亲族关系! 但他毕竟是有案在身的人, 不敢大意, 遂悄悄向乔益打听昨日的事情, 及至弄清周明山被乔益他们挥棍棒驱赶而去, 竟是乔二少的指派, 十分担心已消弭了九分九, 立马要回家看看个究竟。

那黄小大自觉已是朱三爷家大半个主妇, 家里出了如此稀罕的巧事, 自然不肯错过, 定要随了去看热闹。朱三爷拗不过, 于是与黄小大提前扮了一出夫妻双双把家还, 雇下两个小轿, 一前一后, 抬住莲花桥去, 竟忘了招呼乔益。乔益自也不计较, 吩咐事先跟来的家丁, 暗中跟着轿子, 自己抢先一步回乔家另作安排。

两个小轿晃悠悠, 过了内桥, 一径向北, 薄暮时分, 行到香铺营口, 前头都能望见莲花桥了, 不想斜刺里跳出四

五个汉子, 将朱季卿坐的轿子拦住, 强迫轿夫拐向北门桥去。那朱季卿正在云里雾里, 忽觉轿子转了方向, 探出头来望时, 轿子已歇在乔园大照壁前, 那几个人一拥而上, 掀起轿帘, 把朱季卿劈头扯下, 不由分说, 揪进园里去。

朱季卿一时间魂飞魄散, 心知上了乔益的当, 但看清抓他的不是县里衙役而是乔家家丁, 进了乔家花园又没有押他去饮水楼, 却是朝着乔家西院那月洞门去的, 那飞散的魂魄, 渐渐又归拢了来, 一边被家丁架着朝院里走, 一边已暗暗盘算起为自己开脱的说辞。

这一群人刚进月洞门, 就惊动了西院里大少爷乔世铸: “什么事情, 这样闹嘈嘈的?”

家丁们还没顾上答话, 朱季卿已经扑通一声当院跪了下来, 连声告饶: “大爷开恩, 朱三有罪! 朱三该死!”

乔世铸见是昨日为乔家招惹麻烦的朱季卿, 冷冷地说了一声: “你做的好事!” 便吩咐家丁: “带他进来。”

虽说是乔二少要的人, 但家丁们不敢有违乔大少的命令, 只得把朱季卿提起, 推进了客厅里。

乔世铸说: “我问你, 你同那北边的客商, 是怎么回事?”

朱季卿不答, 却故意转眼去看身边的家丁。乔大少也奇怪朱季卿怎么会被家丁们弄到这里来, 一眼看到尾随在侧的乔益, 便问他: “是你支派的? 要带他到哪里?”

乔益如实回答: “是二爷的吩咐。二爷在房里等着他呢。”

乔世铸昨日与周明山在饮水楼发生冲突, 乔世铸是听说了的。他把饮水楼的账房先生叫过来, 查清了前因后果, 也觉得朱季卿这回的把戏玩得太过分; 因为事情已经过去, 并没见周明山另生枝节, 也就不再出面过问。没想到二弟这么快又找上了朱季卿。他想了想, 挥手让家丁们散了, 叫乔益去请二爷过来说话。

# 朱元璋在货币问题上很不合格

6

金融天下



陈雨露 杨栋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当人类刚刚抚摸到圆润的钱缘, 皇权就试图主宰天下财富, 历代币制更迭的背后不过是一场封建统治者分配财富的游戏。统治者手中的刀枪真能主宰财富吗? 五千年历史长卷中, 每当皇权自认为可以统治金钱, 便会被金钱反噬。一次次战乱的背后都有财富原罪, 但一次次盛世辉煌何尝不是顺应了货币天道, 所谓数字时代的“0”与“1”不过是在得失金钱之间徘徊。

【上期回顾】

元朝末期, 黄河几次泛滥, 政府征集了17万人修理河道, 这是个浩大的工程, 需要大量的钱, 于是政府又大量印钞, 物价飞涨, 最终亡国。

朱元璋(1328—1398年)原名朱重八, 1368年在南京称帝, 国号“明”。

虽然中国历史课本上记述了无数次农民起义, 但是朱元璋是唯一成功的一次。其余朝代兴衰, 都不是农民领袖建立的, 出身最差的是刘邦, 好歹还是个派出所所长(里长), 唯有朱重八完成了从农民到皇帝的光辉历程(虽然很多农民军的头儿自行称帝, 充其量也就统治个把乡镇)。也正是因为如此, 朱元璋和他的明朝帝王施政颇显费解, 纵观明朝十六帝, 276年, 离谱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1368年称帝后, 朱元璋一直在奋斗。大概元代官吏让朱重八受了太多的罪, 朱元璋从骨子里不信任官吏。朱元璋的目标很简单, 把所有的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撤中书省; 洪武十年撤胡惟庸左丞相职务, 丞相由三人共任; 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 洪武十五年撤御史台, 同年设大内锦衣卫。

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开端。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奸相, 比如唐朝的李林甫, 宋朝的史弥远, 贾似道。这些坏人再坏, 加到一起开方, 也比不上特务制度坏。即使是奸臣掌握朝政, 也必须在既定框架之内操作, 特务就未必了, 完全是乱来。特务不一样, 特务没有制度, 更没有公开透明的规则, 完全依靠个人好恶决定政治人物命运, 完全毁坏了政治游戏规则。

不过, 在朱元璋时代, 这个问题暂时还不存在, 因为朱元璋实在是一个敬业的皇帝。据说他“四鼓而兴, 未明视朝”、“晡时听政”, 就是说每天五六点起床, 劳累一天, 最后十一二点睡觉, 而且绝无假期。

人民也捞到一些实惠, 起码是汉族人当皇帝, 不用当土人等。而且, 战乱消失后, 留下了一批无主土地, 朱元璋实行屯田制, 借此稳定农民生

活, 消灭流民。

不过在货币问题上, 朱元璋非常不合格。

自朱元璋时代起就开始以银为本位币, 不过代表银的是钞制, 即“大明宝钞”。朱元璋的“大明宝钞”实在是不怎么样, 元朝中统钞好歹还有点准备, 朱元璋是一点都没有。

朱元璋数学计算能力显然不强, 他赏赐的太多了, 1390年朱元璋69次封赏臣下, 有数据记录的是8000万贯, 加上没记载的, 有人估计总数是9500万贯, 而当年朝廷收入折合大明宝钞仅为2000万贯。

幸亏朱元璋是开国之君, 既赶走了元朝统治者, 又干掉了同路的陈友谅、张士诚。鉴于朱元璋实力最强, 当皇帝, 就是你了; 发货币, 也是你了。

要知道, 大明宝钞只是纸币, 又没金银准备, 到底值多少钱就凭皇帝一张嘴, 你要没实力, 鬼才会用你的宝钞。除了他, 还真没有别人可信。正是这种中央集权威赋予明朝货币制度以生命力, 加上明初生产力从战乱中得到恢复、剩余增加, 本来流通中就需要货币, 朱元璋又没有真正禁止民间流通铜钱, 才算没惹出麻烦。

按明代经济发展水平, 用铜来做币材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 尤其是江南、福建沿海都形成了商业中心, 江西官工业制陶达到了顶峰, 江浙一带棉纺织业出现了工场, 号称“衣被天下”。

纸钞虽然可以解决货币问题, 但朝廷无规则发行纸币给商品流通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其实, 纸钞在明朝是个很奇怪的产物, 明承元制, 纸钞单位虽然是贯, 面值却代表白银; 没有任何储备, 也没有什么计划, 需要花钱钱的时候就发给士兵或者功臣, 随意性非常强。朱元璋以后, 禁止铜钱、金银交易, 又往往是出于种种目的。

而且, 明朝纸钞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个东西。明代纸钞, 长338毫

米, 宽220毫米。这只是一贯钞的面积, 面值大面积也更大,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钞之一。纸钞, 得用麻袋背。

一个契机改变了一切, 土木堡之变。

蒙古族瓦剌部落俘虏了皇帝朱祁镇, 皇帝的弟弟朱祁钰即位, 他并没有兴趣把哥哥赎回来, 又不能把这事说透。贸易还是要做, 但让他从帑藏掏钱基本没可能, 贸易金银自然来自税收, 自此, 明朝税收中开始出现白银, 纸钞流通范围逐步缩小。

1621年, 朱由校登基, 朱由校是一个合格的木匠, 不合格的皇帝, 据说他“又好油漆, 凡用手器具, 皆自为之”。朱由校热心木匠事业的最后后果, 就是文官和宦官之间失去了缓冲带, 宦官直接掌握了行政中枢, 头领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浑蛋的太监, 大名鼎鼎的“九千岁”——魏忠贤。

混到朱由校这个份上, 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给他弟弟朱由检(崇祯帝)留下了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明代国库与内帑分设)和一个豪华的内帑。

李自成破城时对内帑的描述是: “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 金一千万锭, 皆五百两为一锭。”户部太仓, 1616年欠款500万两, 太仆寺库1617年存银仅8万两。有人说朱由检未发内帑劳军, 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有这么有钱。

不发内帑, 朱由检却想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办法, “铸杂银”, 就是往银里掺锡。崇祯朝后期, 朱由检开始往银里掺锡, 官银本来是明朝信誉最高、含银最纯的银锭, 到他这儿改垃圾了。把官银变成垃圾, 亏他还有脸说“朕非亡国之君”。朱由检仍然不满意, 努尔哈赤正在山海关外猛抢, 闯王1.0版高迎祥又搞得天下“盗贼蜂起”, 他的钱仍然不够花。更离谱的法子终于出现了——印纸钞。

如果说朱元璋是迷信于自己的权力, 觉得自己可以对货币定价, 那也说

得过去, 毕竟他老人家战斗力很强, 没有任何储备, 纸钞愣是流通了将近100年, 没人觉得大明要倒下。

朱由检就不同了, 印纸钞, 纯粹是为了掠夺。

崇祯十六年六月(1642年), 朱由检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纸钞, 每贯卖给商人0.97两。“民虽愚, 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没有任何储备, 更没有任何信誉, 纸钞如何推行?

崇祯十八年, 闯王2.0版本自成入京, 朱由检自缢于北京煤山, 明亡。

数历代王朝兴衰, 我们的教科书把原因归结为地主阶级的疯狂剥削。这属于高度的概括总结, 但具体原因并不一样。唐亡于藩镇兵制; 北宋与唐朝相反, 亡于皇帝军事权力过强; 元则整个是一笔糊涂账, 好像来中原就是为了抢劫, 抢到不能再抢, 回老家了。

明朝一代, 却亡于皇权集权过强。

明朝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权, 没有外部力量可以对抗皇权。皇权却一定会衰落, 衰落前会灭掉内部竞争力量, 从而被外部取代的命运就在所难免。明朝有那么多的名臣、奸臣, 甚至很多手握重兵的将领都一个个被皇帝剪除, 没有反抗, 更没有人黄袍加身, 自作主张弄个皇帝干干。

崇祯帝朱由检常说“朕非亡国之君”, 不对,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亡国之君。崇祯朝没有名将吗, 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 甚至吴三桂, 哪一个不是军事天才, 为什么不是被杀就是投降?

因为, 这个朝廷只有朱由检才能说了算, 而且绝不允许挑战者。

明亡, 又一个农民王朝崛起——顺朝, 只不过开始与结束都在瞬乎之间。李自成, 跟被他灭亡的朱由检一样, 在征战过程中, 统一了手中权力。他们是皇权, 不可能见到比自己更强大的人, 即使是支持者, 也不行。因为, 通往皇权的路途, 如同他们的心胸, 太窄了。